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錄卷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賈　錟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日知録卷二十

崑山　顧炎武　撰

非三公不得稱公

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

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為天子之官

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夫子作春秋而筆之於書則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則公之列國不公魯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於書而天下之大法昭矣漢之西都有七相五公西都賦李善注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按後漢書獻帝謂御史大夫郗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是御史大夫而光武則置三公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司徒公一人司空公一人得稱公也史家之文如鄧公禹吳公漢伏公湛宋公宏第五公倫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

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三國志若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吳之張公昭顧公雍陸公遜晉書若衛公瓘張公華王公導庾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公裕之類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史至於唐而書公不必皆尊官洎乎今日誌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吁何其濫與何其僞與若鄭端簡名臣記至無人不稱公非史體矣

大雅古公亶父箋曰諸侯之臣稱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於其國中皆襃其君為公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公者魯人之稱侯者周室之爵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夫秦誓之書公與春秋之書秦伯不已異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班之天子不容僭差若秦秦誓本國之書孔子因其舊文而已公之媚子從公于狩亦秦人之詩也

平王以後諸侯通稱為公則有不必專於本國者矣碩

人之詩曰譚公維私左傳鄭莊公之言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周之盛時亦有羣公之稱見於康王之誥及詩之雲漢此猶五等之君春秋書之通曰諸侯也

左傳自王卿而外無書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為王則臣亦僭為公宣十一年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者也漢書沛公注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淮南子魯陽公注楚之縣公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傳中如葉公析公申公鄖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

公並邊中國白公邊吳蓋尊其名以重邊邑（呂氏春秋楚又有畢梁公戰國策楚人有宛公新城公）而秦有鹿公（索隱曰蓋鹿邑公史失其姓名）楚漢之際有滕公戚公柘公薛公郯公蕭公陳公魏公留公方與公高祖初稱沛公太上皇父稱豐公皆楚之遺名（左傳齊亦有邢公棠公）此縣公之公也（御史監郡者亦稱監公見曹相國世家）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記秦始皇紀侯公項羽紀樅公侯公高祖紀單父人呂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紀太倉令淳于公天官書甘公封禪書申公齊人丁公曹相國

世家膠西葢公留侯世家東園公夏黄公穰侯傳其客宋公信陵君傳毛公薛公賈生傳河南守吳公張敖傳中大夫泄公黥布傳故楚令尹薛公季布傳母弟丁公鼂錯傳謁者僕射鄧公鄭當時傳下邽翟公酷吏傳河東守申屠公貨殖傳朱公任公漢書高帝紀終公藝文志蔡公毛公樂人竇公黄公毛公皇公張耳陳餘傳范陽令徐公甘公劉歆傳魯國桓公趙國貫公周昌傳趙人方與公武五子傳瑕丘江公王褒傳九江被公于定

國傳其父于公翟方進傳方進父翟公儒林傳兒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游俠傳故人呂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之若鄭君盧生之比明祖實録於孝慈高皇后之父亦不知其名謂之馬公是史之闕文非正書也史記高帝紀呂公注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漢書高帝紀注應劭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注家發其例於此餘並不注

太史公者司馬遷稱其父談故尊而公之也

有尊老而公之者戰國策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史記

文帝謂馮唐公奈何衆辱我是也漢書溝洫志趙中大夫白公師古曰蓋相呼尊老之稱項籍傳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眭宏傳東平嬴公師古曰長老之號元后傳元城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吳志程普傳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方言凡尊老周晉秦隴謂之公晉書樂志項伯語項莊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

漢書何武傳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後漢書李固傳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宦者傳种暠為司徒告賓客曰

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馬魏志王粲傳蔡邕聞粲在門
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晉書陳騫傳對父矯曰主上
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魏舒傳夜
聞人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舒自知當為公矣陸曄傳
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傳父老曰王
公何緣拜也北史鄭述祖傳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
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陶淵明孟長史傳
從父太常夔嘗問光祿大夫劉耽孟君若在當已作公

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知南北朝以前人語必三公方得稱公也周書姚僧垣傳宣帝嘗從容謂僧垣曰嘗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戸

孔融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為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説據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辭也戰國策陳軫將

之魏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史記留侯世家吾惟豎子
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謂父為公宋書顏延之傳
何偃路中遥呼延之曰顏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
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北齊書
徐之才傳鄭道有嘗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
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陸雲作祖父誄曰吳丞相陸公誄曰維赤烏八年二月
粤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

公薨曰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曰維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子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張說作其父贈丹州刺史先府君墓誌毎稱必曰君然則雖巳之先人亦不一槪稱公古人之謹於分也

史記鼂錯傳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人口議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為公徐孚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呼錯為公葢以官稱

之

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也遠公惠遠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誌公寶誌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鳩摩羅什也當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古沙門皆稱名世說言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皆名也）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字之則不復公之矣

宋史豐稷駮宋用臣謚議曰凡稱公者須耆宿大臣及

鄉黨有德之士然則明之宦豎而稱公亦不可出於士大夫之口孫升談圃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判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即出為監當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爾雅疏曰甲至癸為十日日為陽寅至丑為十二辰辰為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閼逢至昭陽十名為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為歲名周禮硩蔟氏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

前初不假借史記歴書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賈誼鵩賦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許氏說文後叙粤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日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年歲在庚辰兵誅大宛也資治通鑑周紀一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亦用古法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

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謂矣

宋劉恕通鑑外紀目録序曰庖犧前後逮周厲王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是則歲之稱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亡新始也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又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隋書律歷志王莽銅權銘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又曰龍在巳巳歲次實沈是也自此後漢書張純傳言攝提之歲蒼龍甲

寅朱穆傳言明年丁亥之歲荀悅漢紀言漢元年實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蜀郡造橋碑云維延熹龍在甲辰而張角訛言蒼天已死黄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已亥格庚戌制壬午兵之類皆日也宋書武帝

紀有癸卯梓材庚子次毛亦皆下詔之日惟晉書王廙上疏言臣以壬申歲見用為鄱陽內史按懷帝以永嘉五年辛未為劉聰所執愍帝以建興元年癸酉即位中間一年無主故言壬申歲也後代之人無大故而效之非也李暠上表亦云臣去乙巳歲暠當時改元庚子不用晉年號晉書中以甲子名歲者僅此兩見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魏程曉贈傅休奕詩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晉張華感婚賦方今歲在巳巳將次四仲陸機愍懷太子誄龍集庚

戌日月改度陶潛祭從弟敬遠文歲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歲維丁卯律中無射後周庾信哀江南賦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隱居真誥亦書已卯歲至杜預左傳集解後序則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矣吳後主國山封禪文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日當言辛亥而冒用歲陽歲名則又失之

晉惠帝時廬江杜嵩作壬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賈后弑楊太后于金墉城之歲

唐人有以豫書而不稱年號者舊唐書禮儀志曰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其辛巳以下不言開元某年又博古圖載唐鑑銘曰武德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楊州總管府造青銅鏡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貢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當時屢改年號故也此一鑑而有正書有豫書之不同亦變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年鐘鼎之文則不盡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六經中亦有之如詩吉日庚午是也商母乙卣其文曰丙寅王錫口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者日也博古圖乃謂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之三年則鑿矣豈非迷於後世之以甲子名歲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年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為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

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是也如溴梁之明年亦是又有舉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娵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太祖實録自吳元年以前皆書干支不合古法太祖當時實奉宋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

御製滁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尚是元之天下書至正正合史記書秦之例今續綱目書至正又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齊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縝密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

平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云正月二月則嫌於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

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
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七年傳鄭僖公之為太子也
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
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
止之十九年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
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
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邱奔
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子産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

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又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皆是追紀又如書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紀也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月日故有追書有竟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為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邱之盟先書甲戌後書癸酉甲戌為正書而癸酉則因

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弒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丙辰乙卯丙辰為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葢史家之文常患為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

有先書以起事者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書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滻水於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重書日

春秋桓公十二年書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

侯晉卒重書日者二事皆當繫日先書公者先內而後外也邵國賢曰一丙戌一是即書一是追書即書者紀事之職追書者承赴之體後人作史凡一日再書則云是日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自春秋以下紀載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記伍子胥傳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則不月而日刺客傳四月丙子先伏甲士於窟室中則不年而月史家之變例也蓋二事已見

於吳楚二世家故其文從省

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為陬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長洲文待詔徵明以庚寅歲生刻一印章曰維庚寅吾以降意謂與屈大夫同年非也屈子之云庚寅者日也使以歲言

無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且使屈子生於庚寅至楚懷王被執於秦壬戌之歲年僅三十有三何以云老冉冉其將至乎

古無一日分為十二時

古無以一日分為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見謝肇淛五雜組後周蘇綽作

大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桓公六年三時不害皆謂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亦謂春夏秋冬也自漢以下歷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為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曰晝日曰日昃見於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曰日之方中曰昬曰夕曰宵

見於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曰昃見於書曰朝時曰日中曰夕時曰雞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晏朝曰昏曰日出曰日側曰見日曰逮日見於禮爾雅疏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曰雞鳴曰日中曰晝曰日下昃曰日旰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見於春秋傳曰鼂曰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用日史記項羽紀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呂后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見相國産計事日餔時遂擊産彭越傳旦日日出十餘人後

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入山下是也紀夜則用星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婁中而旦是也周禮司寤氏以星分夜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中曰夜半曰夜鄉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

丙丁戊者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

甲乙至戊顔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所以然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濶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漢書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

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

六月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

刀于地晉書趙王倫傳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

為應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有言漏上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先禮儀志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上十刻迺出王尊傳漏上十四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歷書云雞三號卒明撫十

二節卒于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午卯漢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時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栻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周髀經亦有加卯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南齊書天文志始有子時丑時亥時北齊書南陽王綽傳有景時午時景時者丙時也

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

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禺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黄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為十二始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旦至食食至日昳日昳至餔餔至下餔下餔至日入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王冰注以日昳為土王下晡為金王又有曰四季者注云土王是今人所謂丑辰未戌四時也吴越春秋有

曰時加日出時加雞鳴時加日昳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記孝景紀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漢書武五子廣陵王胥傳奏酒至雞鳴時罷王莽傳以鷄鳴為時後漢書隗囂傳至昬時遂潰圍齊武王傳至食時賜陳潰耿弇傳人定時步果引去來歙傳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竇武傳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皇甫嵩傳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晉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

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時

淮南子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宴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迴于女紀是謂大還經于泉隅是謂高舂頓于連石是謂下舂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

薄于虞泉是謂黄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為十五時而卜楚邱以為十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之也

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人偽撰入之也

年月朔日子

今人謂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類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類是也周禮職内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

詔書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曰子發檄時也漢人未有稱夜半為子時者誤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繫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魯相㼛孔子廟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

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後漢書隗囂檄文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不言廿一日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見於尚書則有兼日而書者矣

宋書禮志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陳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參校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

隋書袁充上表稱寶歷之元改元仁壽歲月日子還共

誕聖之時
時有十二而但稱子猶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稱甲子也漢人之文有即朔之日而必重書一日者廣漢太守沈子琚綿竹江堰碑云熹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綏民校尉熊君碑云建安廿一年十闕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則繁而無用不若後人之簡矣
年號當從實書
正統之論始於習鑿齒不過帝漢而偽魏吳二國耳自

編年之書出而疑於年號之無所從而其論乃紛紜矣夫年號與正朔自不相關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則書之為魯隱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魯史也據其國之人所稱而書之故元年也晉之乘存則必以是年為鄂侯之二年矣楚之檮杌存則必以是年為武王之十九年矣觀左傳文公十七年鄭子家與晉韓宣子書曰寡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則自稱其國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僑對晉之辭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則兩稱其國之年也故如三國志則漢人傳中自用漢年號魏人傳中自用魏年號吳人傳中自用吳年號推之南北朝五代遼金並各自用其年號此之謂從實（若病其難知只須別作年表一卷）且王莽篡漢而班固作傳其於始建國天鳳地皇之號一一用以紀年蓋不得不以紀年非帝之也後人作書乃以編年為一大事而論世之學疏矣

春秋傳亦有用他國之年者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注云魯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鄭僖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元王傳亦云）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謂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達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號此為未讀史記漢書者矣（趙明誠金石錄

有楚鐘銘惟王五十六祀之論正同此矣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即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甗鍑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甗鍑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呂大臨曰侯治國五年者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也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

寅作䞣賓鍾魏四年者曹操為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書二十八年自是以下書曰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應昌是時明太祖即位三年而猶書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號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於上裁不獨宋王二公之能守古法也宋史馬廷鸞傳瀛國公即位召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薨甚為得體然其他傳復有書至元者

英宗命儒臣修續通鑑綱目亦書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不書吳元年

史書一年兩號

古時人主改元並從下詔之日為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熈三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書武

帝紀上書晉元熈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
丁卯文帝紀上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
八月丁酉明帝紀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
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
月己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
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
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紀
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

已亥韓文公順宗實録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並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温公作通鑑患其棼錯乃刱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諸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義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於春夏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於是春夏當名此年為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

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按温公通鑑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於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於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于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黄初之號則非春秋之義矣豈有舊君尚在當時之人皆稟其正朔而後之為史者顧乃追奪之乎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遥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而下即書云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作亂上崩于温室按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安之號甚為無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於煬帝紀書十三年於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實録上書四年六月巳巳下書洪武三十五

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但不明書建文年號後人因謂之革除耳英宗實録上書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書天順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没其實且如萬歴四十八年九月以後為泰昌元年若依温公例取泰昌之號冠於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追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為正不以一年兩號三號為嫌

年號古今相同

水經注穀水下千金堨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後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號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於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熈豐政宣建紹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一帝之號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别故用下字明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弘嘉隆合兩帝之號而為一稱天啓六年

部疏稱正統正德為二正奉旨列聖年號昭然如何説二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稱慶歴啓禎更為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温台則可如真順廣大則不通矣然漢人已有之史記天官書勃碣海岱之閒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注云勃海碣石漢書王莽傳成命於巴宕注云巴郡宕渠縣魏晉以下始多此語常璩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犍廣是犍為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牂是犍為牂牁二郡魏

都賦恒碣碣磍於青霄是恒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傳以太皡濟水為皡濟僖二十一年史

記以黄帝老子為黄老曹相國世家張釋之田叔魏其鄭當時列傳以王喬

赤松子為喬松蔡澤傳以伊尹管仲為伊管鄒陽傳以絳侯

灌嬰為絳灌賈生傳

孫氏西齋録

唐人作書無所回避孫樵所作西齋録乃是私史至於

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絛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

宗大義凜然視孔子之溝昭墓道不書定正而抑且過之矣

此說本之沈既濟駮吳兢史議謂當并天后於孝和紀每歲書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名禮兩得至於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及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其後宋范祖禹作唐鑑竟用此書法

通鑑書改元

晉書載記十六國時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連屬書之其實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國之中數十王皆不踰年而改元者也

金石録據趙横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載記合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已亥今此碑與西門豹祠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證然載記亦不盡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號而

已初不屑屑於歲月也

續綱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為帝昺祥興元年非也黄潛番禺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葢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繫於前年月日之下曰改元祥興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後元年

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為元年後人追紀之為中為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

名之為後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為中不可一例論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號後人追紀之則曰後至元元年

李茂貞稱秦王用天祐年號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為秦王比得薛昌序所撰鳳翔法門寺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又史

言茂貞奉天祐年號此碑之末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五代史李彦威傳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於東都為梁所廹而晉人蜀人以為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前蜀世家則云建與唐隔絶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其説不同按此碑則岐人亦稱天復史失之也

又令陽城縣有後周顯德二年徐綸撰龍泉禪院記内

述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號而改稱天祐者

通鑑書葬

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紀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珪於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為倣春秋之文愚以為非也春秋書葬宋穆公葬衛桓公之類皆魯遣其臣會葬故為此文徐邈曰凡書葬者據我而言葬若南北朝時本國自葬則當書魏葬如宋紀景平元年十二月庚

子魏葬明元帝於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於金陵則得之矣

通鑑書閏月

通鑑書閏月而不著其為何月謂倣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時閏未有不在歲終者自太初歷行每月皆可置閏若不著其為何月或上月無事則後之讀者必費於追尋矣新唐書亦然惟高宗顯慶二年正月無事乃書曰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

史書人君未即位

史書人君未即位之例左傳晉文公未入國稱公子已入國稱公史記漢高帝未帝稱漢王未王稱沛公五年將戰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至其下文乃曰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於言為不順矣

沈約作宋書於本紀第十卷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書進齊公爵為齊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

月庚申巳書以驍騎將軍齊王為南兖州刺史自此以下齊王之號累見於篇此言之不順也蕭子顯南齊書亦同此例

史書一人先後歴官

漢書溝洫志先稱博士許商次稱將作大匠許商後稱河隄都尉許商此書一人而先後歴官不同之法

書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湯時未為保衡至太甲時始為此官故變文以稱之也

史書郡縣同名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為别葢本於春秋之法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是其例也若郡國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書沛縣為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為小廣陽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為小丹陽今順天府保定縣稱小保定寧國府太平縣稱小太平後人作史混書之而無别矣

郡國改名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鄉為章陵縣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又云乃悉為春陵宗室起祠堂上言章陵見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侯之宗室不可因縣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當當曰東垣人盧綰傳高帝十一年冬更東垣為真定儒林傳漢興田何

以齊田徙杜陵師古曰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追言之也

漢書夏侯勝傳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别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趙廣漢傳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後漢書黨錮傳劉祐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别屬博陵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賛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此郡

國改名之例

史書人同姓名

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書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本於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事中有兩賈舉則別之曰侍人賈舉

金史有二顔爾克曰草火顔爾克板子顔爾克有三羅索曰大羅索曰中羅索曰小羅索

述古

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則兩引之不可襲以為己說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傳易未濟三陽皆失位而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是則時人之言而亦不敢沒其人君子之謙也然後可與進於學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經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曰

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州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注乃北魏酈道元作而記中所指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為嫌

引書用意

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成元年

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文章推服古人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為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為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李太白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

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譏訶古人翻駁舊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告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故也夫以題目之同於文公而以為犯不韙昔人之謹厚何如哉

史書下兩曰字

注疏家凡引書下一曰字引書之中又引書則下一云

字云曰一義變文以便讀也此出於論語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記載之辭可下兩曰字尚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孟子書多有兩曰字如公都子曰告子曰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公孫丑曰伊尹曰公孫丑曰詩曰

書家凡例

古人著書凡例即隨事載之書中左傳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分題

古人作書於一篇之中有分題則標篇題於首而列分題於下如爾雅釋天一篇下列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旂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下列正月紀本生重已貴公去私是也疏家謂之題上事謂標題上文之事若周公踐阼及詩篇章句皆篇末題之故此亦爾今按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踐阼樂記篇有曰子貢問樂亦同此例後人誤連於本文也又如漢書禮樂

志郊祀歌練時日一帝臨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於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華美芳二題傳寫之誤遂以冠後

爾雅釋親上篇石經本宗族二字在晜兄也之後母黨二字在從母姊妹之後妻黨二字在為姒婦之後昏姻二字在吾謂之甥也之後今國子監刻本皆改之

日知録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録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賈　錟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席大賔

日知錄卷二十一

崑山　顧炎武　撰

作詩之旨

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

唐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閲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自敘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比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魴唐衢俱死吾與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邪嗟乎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

晉葛洪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

譽故有損而賤

詩不必人人皆作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上臯陶賡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爲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栢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蕪累之言始多於世矣

堯命歷而無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詩不聞後世之人議

其劣於舜與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統乃其事在六經而所自為歌止於龜山彼婦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與夫我則不暇與

宋邵博聞見後録曰李習之與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議也。石林詩話人之才力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或非其所長故不作耳二人以非其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强為之者也尹

師魯與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於文永叔所敬也永

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議也
五子之歌適得五章以為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見耳
渭陽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晉公子無一言尹吉甫作崧
高之詩以贈申伯烝民之詩以贈仲山甫韓奕之詩以
贈韓侯而三人者不聞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詩不以無
和答為嫌

詩題

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

名篇故十五國並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賚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雨無正篇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並無題郊祀歌鐃歌曲各以篇首字爲題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杜子美詩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見李生久則以不見

名篇近聞犬戎遠遁逃則以近聞名篇徃在西京時則以徃在名篇歷歷開元事則以歷歷名篇自平宫中吕太一則以自平名篇客從南溟來則以客從名篇皆取首二字爲題全無意義頗得古人之體

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猶乎物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三百篇之詩句多則必轉韻古人但謂之音不謂之韻今姑從俗名之耳魏晉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興人文趨巧於是有强用一韻到底者終不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者獨閟宮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韻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於義必有不達故末四句轉一韻是知以韻從我者古人之詩也以我從韻者今人之詩也自杜拾遺韓吏部未免此病也

葉少藴石林詩話曰長篇最難魏晉以前詩無過十韻

者葢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絶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如李邕蘓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刋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不可爲不知者言也

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唐以下人有强用一韻中字幾盡者有用險韻者有次人韻者皆是立意以此見巧便非詩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彖象傳其用韻有多有少未嘗一律亦有無韻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韻無字則及他韻他韻不協則竟單行聖人無必無固於文見之矣

詩有無韻之句

詩以義為主音從之必盡一韻無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韻又不得於他韻則寧無韻苟其義之至當而不可以他字易則無韻不害漢以上往往有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杜甫石壕吏詩兩韻也至當不可易

下句云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則無韻矣亦至當不可易古辭紫騮馬歌中有舂穀持作飯採葵持作羮二句無韻李太白天馬歌中有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二句無韻野田黄雀行首二句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宫燕無韻行行且游獵篇首二句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無韻

五經中多有用韻

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

往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矣說者以為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此則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孔子贊易十篇其彖象傳雜卦五篇用韻然其中無韻

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說卦序卦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甞有心於用韻也尚書之體本不用韻而大禹謨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用韻又如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揺在上急繕其怒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戸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

是謂承天之祜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凡此之類在秦漢以前諸子書並有之太史公作贊亦時一用韻而漢人樂府詩反有不用韻者

易韻

易之有韻自文王始也凡卦辭之繁者時用韻蒙之瀆告解之復夙震之虩啞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則辭愈繁而愈多用韻疑古卜辭當用韻若春秋傳所載懿氏之鏘姜卿京驪姬之渝羭蕕臭伯姬之衁貺償相姬旗師丘孤弧姑逋家虛鄢陵之蹙目孫文子之陵雄衛侯之羊亡實踰又如國語所載晉獻公之骨猾捽史記所載漢文帝之庚王光漢書元后傳所載晉史之雄乘崩

興皆韻也故孔子作彖象傳用韻葢本經有韻而傳亦韻此見聖人述而不作以古爲師而不茍也郭璞註爾雅釋訓篇本經有韻註亦用韻彖象傳猶今之箋註者析字分句以爲訓也繫辭文言以下猶今之箋註於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書之義而通論之也故其體不同

古詩用韻之法

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

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卽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閒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

别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有上下各自爲韻若兎罝及采薇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爲一韻中間自爲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爲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亦莫非出於自然非有意爲之也

古人不忌重韻

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

古無此體遂欲分為八章以為必分為八而後可以重押韻無害也不知柏梁臺詩三之三治二哉二時二來二材已先之矣東川有杜鵑西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求其說而不得則疑以為題下注不知古人未嘗忌重韻也故有四韻成章而唯用二字者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是也有二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是也湯蒦曰儀禮祭侯辭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左傳虞叔引諺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曹子臧引志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晏子引諺非宅是卜惟隣是卜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月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皆古人以本字自為韻者也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玁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舝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末用露字又如簡兮卒章連用三人字那連

用三聲字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漢以下亦然如陌上桑詩三頭字二隅字二餘字二夫字二鬚字（羅敷字在下句末三見）焦仲卿妻作三語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字蘓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二人字結髮爲夫婦一首二時字陳思王棄婦詞二庭字二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寧字阮籍詠懷詩灼灼西隤日一首二歸字張協襍詩黑蜧躍重淵一首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二歸字梁武

帝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二反字任昉哭范僕射詩二

生字三情字沈約鍾山詩二趾字然則重韻之有忌其

在隋唐之代乎

諸葛孔明梁父吟云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誰

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當

而已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冶氏失之矣

潘岳秋興賦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

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用二省字

初唐詩最爲嚴整而盧照鄰長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用二相字今人謂必字同而義異者方可重用若此詩之二相固無異義也且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其下文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異義哉

李太白高陽歌二杯字盧山謡二長字杜子美織女詩二中字奉先縣詠懷二卒字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二白字八哀詩張九齡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園人送瓜

二草字寄狄明府二濟字宿鑿石浦二繫字韓退之此日足可惜詩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王摩詰故太子太師徐公輓歌重用二名字施之律詩則爲非體

詩有以意轉而韻須重者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兮猶求友聲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又若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轉者不容別

換一字

七言之始

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詩余考七言之興自漢以前固多有之如靈樞經刺節眞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宋玉神女賦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此皆七言之祖

素問八正神明論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其文絕似荀子成相篇

一言

緇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爲詩也

呉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呉九州都楚字一句呉字

一句亦是一言之詩

古人未有之格

語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詩而四字皆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莊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爲一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孟嘗君傳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是也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古詩有八言者胡瞻爾庭有縣貆兮是也有九言者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也然無用爲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於歌也長則意多冗字多懈其於文也亦難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則止不肯以一意之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詩之本義也正義引顔延之云詩體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知此義者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從來少作作亦不工者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爲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工也此漢人所以難之也

詩用疊字

詩用疊字最難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疊字可謂複而不厭賾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即無人可繼

屈原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

遲其左右氾濇濇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玉九辯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連用十一疊字後人辭賦亦罕及之者

次韻

今人作詩動必次韻以此爲難以此爲巧吾謂其易而

拙也且以律詩言之平聲通用三十韻之中任用一韻而必無他韻可易一韻數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無他字可易名爲易其實難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湊足之文或未順則曰牽於韻爾意或未滿則曰束於韻爾用事遣辭小見新巧即可擅場名爲難其實易矣夫其巧於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於自言者也故難易巧拙之論破而次韻之風可少衰也

嚴滄浪詩話曰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

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鬭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啓曰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别創新詞名爲次韻葢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爲詩者或相倣斆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

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是知元白作詩次韻之初本自以爲戲而當時即已取譏於人今人乃爲之而不厭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矣

歐陽公集古録論唐薛苹倡和詩曰唐書薛苹河中寶鼎人長於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然詩皆不及苹蓋倡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强作可謂知言

朱子答謝成之書謂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

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凡詩不束於韻而能盡其意勝於爲韻束而意不盡且或無其意而牽入他意以足其韻者千萬也故韻律之道疏密適中爲上不然則寧疏無密文能發意則韻雖疎不害

栢梁臺詩

漢武栢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

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為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為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爭樽公卿請廢為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漢書言削五縣僅有八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為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為太初四年來

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勲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

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栢梁臺災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定官名則是栢梁既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覆考證無一合者葢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表孝景前七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

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詩體代降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倣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

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書法詩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無不皆八分書者是今之真書不足爲字也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皇朝文鑑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體之詩皆不収是今之律詩不足爲詩也今人將䌛真書以窺八分䌛律詩以學古體是

從事於古人之所賤者而求其所最工豈不難哉

鄞人薛千仞岡曰自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後學之士可兼爲而不可專攻者也近日之弊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貴嚴對偶貴整音節貴響不易作也今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其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詩人改古事

陳思王上書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註謂赦

盜馬秦穆公事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岳長謡梁鴻本適吳而以爲越者吳爲越所滅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郤秦軍弦高所犒者秦師而改爲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李太白行路難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安足道杜子美諸將詩昨日玉魚蒙塟地早時金盌出人間改黄犬爲蒼鷹改玉盌爲金盌亦同此病

自漢以來作文者卽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傳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本當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驥尾使後人為之豈不為人譏笑

庚子山賦誤

庾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宫西京賦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云栩陽

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擣衣曲云栩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也以為離別之別又非也

于仲文詩誤

隋于仲文詩景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按漢書高帝紀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景駒注文穎曰楚族景氏駒名王逸楚辭章句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然則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

爲入楚豈非梁陳已下之人但事辭章而不詳典據故邪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雉兎有刑姜宣致貶此用孟子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與此一類

李太白詩誤

李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

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禄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今在河套内）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誤矣顔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鴈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氐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黄龍東流

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葢有同者

梁徐悱登琅邪城詩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樓蘭為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即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無論也

郭璞賦誤

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並不入江豈因孟子而誤邪

陸機文誤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媪來歸乃不考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黄後於小黄作陵廟本紀五年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追尊先媪爲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删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吕后並無皇媪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故文反正爲乏於文皿蟲爲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並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爲乳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之義惟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爲字也以文爲字乃始於史記秦始皇瑯邪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

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象物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孝經援神契亦有此語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註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註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三國志注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此則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

許氏說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書謂之文隸書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唐

玄度九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則通謂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爲字矣二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顒沈約出音降而爲韻矣

古文

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宮鼎其葢銘曰汾陰供官銅鼎葢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卄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

之銘三見而三不同自唐以後文字日繁不得不歸一律而古書之不復通者多矣

說文

自隷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爲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爲規矩而愚以爲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况叔重生於

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楊慎六書索隱序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楊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尸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喬說寗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而以為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一也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為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如氾下引詩江有氾泹下引詩江有泹逑下引書旁逑孱功僝下引書旁救僝功𨙻下引詩赤舄已已掔下引詩赤舄掔掔後之

讀者將何所從二也鄭玄常駮許慎五經異義顔氏家訓亦云說文中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即徐鉉亦謂篆書堙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别指一字以當之如說文無劉字後人以鎦字當之無由字以甹字當之無免字以挽字當之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從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辠此何理也費誓之費改爲棐訓爲惡米武王載斾之斾改爲坺訓爲臿土威爲姑也爲女

陰毆爲擊聲困爲故盧普爲日無色此何理也貉之爲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勦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爲法古用爲卜中童爲男有皋褭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臾爲束縛捽抴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皋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情理

乎武曌師之而制字荆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矣若夫訓參爲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亳爲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畧此采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與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景熙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可見魏晉以來傳受亦各不同

王莽傳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食貨志亦云）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讖記曰卯金修德爲天子公孫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絶卯金也是古未嘗無劉字也（趙宧光曰說文無劉字但作鎦今按漢書卯金刀之讖及古印流傳者劉姓不下數十百而並作劉無鎦字）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臣等謹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遠是古未嘗無

弑字也徐鉉較定說文前列弑字云是俗書

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

切字鉉等所加也趙古則六書本義曰漢以前未有反切許氏說文鄭氏箋註但曰讀若某而已今說文反切乃朱翺以孫愐唐韻所加

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陽冰之類亦鉉等加也又云諸家不收今附之字韻末者瀰下亦鉉等加也䀮字下云說文直作牟趙宧光曰詳此則本書雜出衆人之手審矣

安得不蕪穢也凡參訂經傳必以本人名冠之方不混於前人耳

始字說文以爲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鉉釋之以至

哉坤元萬物資始不知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若用此解必從男乃合耳

說文長箋

萬歷末吳中趙凡夫宧光作說文長箋將自古相傳之五經肆意刋改好行小慧以求異於先儒乃以青青子衿為淫奔之詩而謂衿即衾字詩中元有衾字抱衾與裯錦衾爛兮如此類者非一其實四書尚未能成誦而引論語虎兕出於柙誤作孟子虎豹出于山兕下然其於六書之指不無管

闕而適當喜新尚異之時此書乃盛行於世及今不辯恐他日習非勝是為後學之害不淺矣故舉其尤刺謬者十餘條正之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九經者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又有孝經論語爾雅其實乃十二經又有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様皆刻之於石今現在西安府學凡夫乃指此為蜀本石經又云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升九

經字樣亦附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經字法今此石經末有年月一行諸臣姓名十行大書開成二年丁巳歲凡夫豈未之見而妄指為孟蜀邪

又云孫愐唐韻文殷二韻三聲皆分獨上聲合一咸嚴洽業二韻平入則分上去則合按今廣韻即孫愐之遺文殷上聲之合則有之咸嚴洽業則四聲並分無併合者

切者兩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為盜竊之竊

於古未聞豈凡夫所以自名其學者邪

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漢書賈誼傳戰國策注分其地如破瓜然鹽鐵論隔絶羌胡瓜分其地竄突字見漢書霍光傳今云瓜當作爪突當作突然則鮑昭蕪城賦所謂竟瓜剖而豆分魏玄同疏所謂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識字邪按張參五經文字云突徒兀反作突者訛

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爲晉之虎頭飈下顧長康爲虎頭將軍陸龜蒙唐人也而以爲宋之象山乙下陸九淵號象山先生王筠梁人

也而以爲晉蜺下梁書王筠傳沈約以郊居賦示筠讀至雌霓連蜷約撫手欣抃今引此事謂之晉王筠約既梁人安得與晉人語哉王禹偁宋人也而以爲南朝稱下此眞所謂不學墻面者與

晉獻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扶下按晉書虞嘯父傳爲孝武帝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傳首明有孝武帝字引書者未會全讀但見中間有貢獻之獻適與帝字相接遂以爲獻帝而不悟晉之無獻

帝也萬歷間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凡夫著書之人乃猶如此

恂字箋漢宣帝諱而不知宣帝諱詢荀悅曰詢之字曰謀非恂也

衍字箋漢平帝諱而不知平帝諱衎荀悅曰衎之字曰樂師古曰衎音口旱反非衍也

後漢書劉虞傳故吏尾敦於路刼虞首歸葬之註尾姓敦名

引之云後漢尾敦路刼劉虞首歸之莽若以敦路為人名而又以葬為莽是劉幽州之首竟歸之於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曰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文𩅦墊二字兩引之而一作阨者古隘阨二字通用也箋乃云未詳何出野下引左傳身横九野不知其當爲九畡又穀梁傳之文而非左氏也

鵲鶪醜其飛也翪下翪此爾雅釋鳥文箋乃曰訓辭未詳然非後人語驠馬白州也下驠本之爾雅釋畜白州驠註州竅也謂馬之白尻者箋乃云未詳疑誤

中國之稱夏尚矣今以爲起於唐之夏州其說之荒唐

悠謬可發一笑姑未遑遠徵即以尚書論語言之其所稱夏吾不知唐虞三代其時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連勃勃建都於此自號曰夏後魏滅之而置夏州亦不始於唐也

云唐中晚詩文始見簿字前此無之譜下不知孟子言孔子先簿正祭器史記李廣傳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張湯傳使使八輩簿責湯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署寶主簿後漢輿服志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馮異傳光武署異

爲主簿而劉公幹詩已云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矣
眊字云字不見經若言五經則不載者多矣何獨眊字
若傳記史書則此字亦非隱僻晉語被羽先升註繫於
背若今將軍負眊矣劉畧劉備性好結眊吳志甘寧傳
負眊帶鈴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詩山風亂采眊初景
麗文轅
禰衡爲鼓吏作漁陽摻撾摻乃操字下操按後漢書衡方
爲漁陽參撾蹀躡而前註引文士傳作漁陽參搥王僧

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註云參音七紺反乃曲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摻後周庾信詩玉堦風轉急長城雪應闇新綬始欲縫細錦行須篆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隋煬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摻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正音七紺反今以爲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漢人書操固有借作摻者而非此也

卭京兆藍田鄉箋云地近京口故从口 卭下 夫藍田乃今

之西安府屬而京口則今之鎮江府此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凡此書中會意之解皆京口之類也

寸十分也漢書律歷志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本無可疑而增其文曰析寸爲分當言十分尺之一寸下夫古人之書豈可意爲增改哉

五經古文

趙古則六書本義序曰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點畫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

天寶間詔以隷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以愚考之其說殆不然按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經而不言其所出後傳儒林傳言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横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曰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亦猶之亂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

兵亂常恐斯經將絶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東京古人之傳惟尚書而已晉書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後漢書儒林傳誤以三體書法為熹平所刊）未知所立幾經而唐初魏徵等作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註云梁有十二卷）則他經亦不存矣冊府元龜唐

玄宗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爲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奥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竝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是玄宗所改亦止於古文尚書而不聞有他經也夫諸經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以今豈其然乎

孔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正義曰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也更以竹簡寫之是則西漢之時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玄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書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宮乃延士張㚟傚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

之列未書乾道庚寅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今有廣信楊時喬所刻周易古文恐亦後人以意為之不必有所受也

急就篇

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晉夏侯湛抵疑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曽諷急就習甲子魏書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勑臣解急就章劉芳撰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暐擬急就篇為悟蒙章又書家亦多寫急就篇

晁氏讀書記曰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急就章故有鍾繇皇象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盖以百數儒林傳劉蘭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北齊書李繪六歲未入學伺伯姊筆讀之閒輙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漸微明初武官誥勅用二十八宿編號永樂中字畫奉旨用漢急就章字

千字文

千字文元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勑興嗣與陸倕製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栅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之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户曹屬從事中郎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興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一千字文也陳書沈衆傳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衆為之注解是又不獨興嗣子範二人矣乃

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梁書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薳爲之注釋今以爲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則異矣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山堂考索同）本傳以爲王羲之而此又以爲鍾繇則又異矣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隋書文苑傳秦王俊令潘徽爲萬字文）

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周興嗣千字文中語東

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録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爲漢時學書者多爲此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黄魯直䟦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草書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絶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

詔即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令廙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晉書郄鑒傳帝以鑒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

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攷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

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爲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黄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此又一説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繇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刑故不勝爲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矣

北齊趙仲將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唐席豫性謹雖與子弟書疏

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邪柳仲郢手鈔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楷小精眞無行字宋劉安世終身不作草字書尺牘未嘗使人代張觀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古人之謹重如此舊唐書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玄道爲長史君廓入朝玄道附書與其從甥房玄齡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玄道坐流嶲州夫草書之釁

乃至是邪

金石錄

金石錄有宋公緣餗鼎銘云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緣者莫知其爲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欒嗣位爲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欒而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欒之音訛爲頭曼而宋公緣即景公也宗均之誤爲宋不必證之碑及黨錮傳即南蠻傳云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

遂平事與本傳合而南蠻傳作宗本傳作宗其誤顯然註未及正黨錮傳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祖父均自有傳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竝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註作

註

鑄印作減筆字

太原府徐溝縣有同戈驛其名本取洞渦水此水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經平定州壽陽榆次至徐溝縣入汾今徐溝縣北五里洞渦河其陽有洞渦村是也水經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酈道元注劉琨之為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于洞渦即是水也舊唐書昭宗紀天復元年

四月氏叔琮營于洞渦驛五代史唐本紀同新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爲前軍都監戰洞渦河北漢世家李繼勳敗繼恩兵於洞渦河唯魏書地形志晉陽下云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洞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過西南入汾則又作同過字異又按上文止四水或有脫漏後人減筆借書同戈字而今鑄印遂作同戈以減借之字登於印文又不但馬文淵所言成皋印點畫之訛而已

今驛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驛傳

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揚州府曰廣陵驛鎮江府曰京口驛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溝無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畫

古人圖畫皆指事為之使觀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時則周明堂之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孔子家語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

聖怪物行事王逸楚辭章句秦漢以下見於史者如周公負成王圖霍光傳成慶畫景十三王傳猶言成慶圖非成慶所畫也紂醉踞妲己圖叙傳屛風圖畫列女傳宋弘傳戴逵畫南都賦圖世說之類未有無因而作逮乎隋唐尚沿其意唐藝文志所列漢王元昌畫漢賢王圖閻立德畫文成公主降蕃圖玉華宮圖鬬雞圖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范長壽畫風俗圖醉道士圖王定畫本草訓戒圖貞觀尚方令檀智敏畫游春戲藝圖振武校尉殷𢿱韋無忝

畫皇朝九聖圖高祖及諸王圖太宗自定輦上圖開元十八學士圖（開元人）董蕚畫鑾車圖（開元人字重照）曹元廓畫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間朝臣圖高祖太宗諸子圖秦府學士圖凌煙圖（武后左尚方令）楊昇畫望賢宫圖安禄山真張萱畫伎女圖乳母將嬰兒圖按羯鼓圖鞦韆圖（並開元館畫直）談皎畫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佳麗伎女圖韓幹畫龍朔功臣圖姚宋及安禄山圖相馬圖玄宗試馬圖寧王調馬打毬圖（大梁人大府寺丞）陳宏畫安禄山圖

玄宗馬射圖上黨十九瑞圖永王府長史王象畫鹵簿圖田琦畫洪崖子橘木圖德平子汝南太守竇師綸畫內庫瑞錦對雉鬭羊翔鳳游麟圖字希言太宗秦王府諮議相國錄事參軍封陵陽公韋鶡畫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圖鑾子周昉畫撲蝶按箏楊真人降真五星等圖字景玄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諲記漢公卿祖二疏圖舒元輿記桃源圖通鑑蜀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皆指事象物之作王維傳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

集樂工按之無差自實體難工空摹易善於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觀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絶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況其下者此可為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為工此近於空摹之

格至今尚之

謝在杭五襍俎曰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葢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畧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輙託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禄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兎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

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達鏁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而古人爲之轉相沿倣葢𩔖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

古器

洪氏隨筆謂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郜鼎紀甗之類歷歷可數不知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出而陳之則周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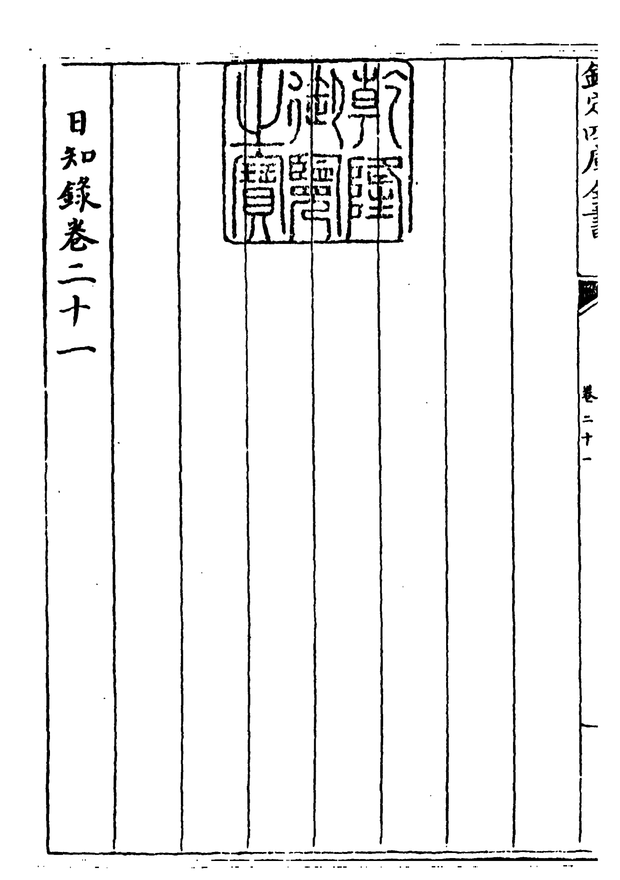
此矣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班諸魯公唐叔之國而赤刀弘璧天球河圖之屬陳設於成王之顧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來去不恒戚虧有數是以寶珪出河左傳昭二十四年九鼎淪泗武庫之劍穿屋而飛越絶書亦載湛盧去吳事殿前之鐘感山而響銅人入夢鐘虡生毛則知歷世久遠能爲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

悉命毁之而大金國志載海陵正隆三年詔毁平遼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蓋皆恣睢不學之主而古器之銷亡為可惜矣

讀李易安題金石錄引王涯元載之事以為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歎其言之達而元裕之好問作故物譜獨以為不然其說曰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

物邪自莊周列禦寇之說出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吷者況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也則聖人之道所謂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者其可非也邪已上隱括元氏之文

春秋之於寶玉大弓竊之書得之書知此者可以得聖人之意矣



日知錄卷二十一